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卢那察尔斯基文艺理论 批评的现代阐释

程正民 王志耕 邱运华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卢那察尔斯基文艺理论批评的现代阐释/程正民,王志耕,邱运华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ISBN 7-301-10604-1

I . 卢… II . ①程… ②王… ③邱… III . 卢那察尔斯基, A. B. (1875—
1933)-文艺理论-研究 IV . 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6230 号

书 名：卢那察尔斯基文艺理论批评的现代阐释

著作责任者：程正民 王志耕 邱运华 著

责任编辑：李 莉

标准书号：ISBN 7-301-10604-1/I·0799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排 版 者：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北京原创阳光印业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17 印张 270 千字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3.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作者简介

程正民, 1937 年生, 福建厦门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中心专职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专著有《俄苏文学批评史》(合著)、《20世纪俄苏文论》、《列宁文艺思想与当代》、《俄国作家创作心理研究》、《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等, 参与主编的著作有《现代心理美学》、《文艺心理学教程》、《文艺社会学: 传统与当代》、《20世纪外国文论经典》等。

王志耕, 1959 年生, 河北任丘人。文学博士,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西方文论以及俄国诗学研究, 出版有《宗教文化语境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俄国文学与中国》(合著), 及译作若干。

邱运华, 1962 年生, 湖南祁阳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俄苏文论和俄苏文学研究, 著有《诗性启示——托尔斯泰小说诗学研究》、《蒲宁评传》、《普希金生平与创作》(合著)。

内容简介

本书力求把卢那察尔斯基文艺思想和文艺批评放在原有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 还其历史的真实面貌, 同时更注重对它进行现代阐释。上编和中编从理论上概括卢那察尔斯基文艺思想和文艺批评的总体面貌和个性特征; 下编则通过分析他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 通过文艺批评的个案分析, 具体、生动地展现卢那察尔斯基文艺批评的独特风采和理论价值, 以及在今天仍然具有的强大的阐释力量。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编委会

顾问：启功

主编：

童庆炳

委员：

钱中文

王先霈

程正民

朱立元

童庆炳

郭英德

金元浦

罗钢

周宪

陶东风

黄卓越

王一川

李春青
(常务)

周小仪

曹卫东

目 录

导 论 卢那察尔斯基其人

第一章 卢那察尔斯基的生平和思想发展.....	(3)
第一节 走上艰难的革命道路(1892—1904)	(3)
第二节 同列宁并肩战斗(1904—1907)	(4)
第三节 革命低潮时期的迷误(1907—1912)	(6)
第四节 回到革命队伍,投入十月革命(1912—1917)	(8)
第五节 战斗在教育人民委员岗位上(1917—1929)	(9)
第六节 最后的岁月(1929—1933)	(11)
第二章 卢那察尔斯基的历史贡献和个性特征	(14)
第一节 卢那察尔斯基的历史贡献	(14)
一 领导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建设	(14)
二 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15)
三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	(17)
第二节 卢那察尔斯基的个性特征	(18)
一 充满热情和不知疲倦的革命家	(18)
二 天赋异常和知识渊博的艺术家和理论家	(19)
三 充满矛盾又非常真诚的人	(20)
第三章 卢那察尔斯基的研究情况和研究意义	(23)

上编 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思想

第四章 卢那察尔斯基早期文艺思想	(33)
第一节 卢那察尔斯基早期文艺思想的发展	(34)
第二节 《实证主义美学原理》	(37)

第三节 文学艺术与无产阶级革命问题	(44)
一 对文学艺术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的独到见解	(44)
二 批判资产阶级颓废主义文学	(48)
三 评论以高尔基为代表的新生的无产阶级文学	(50)
第五章 卢那察尔斯基十月革命后文艺思想的发展	(56)
第一节 首次全面阐发列宁文艺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56)
第二节 阐明按照文艺的特点领导文艺的原则	(58)
第三节 论述艺术的继承和革新对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60)
第四节 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个广泛的纲领	(62)
第六章 卢那察尔斯基文艺思想的特征	(66)
第一节 坚持审美的立场	(66)
第二节 坚持开放的原则	(68)
第三节 坚持创新的精神	(69)
 中编 文艺批评家卢那察尔斯基	
第七章 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批评理论	(75)
第一节 论文艺批评的性质和任务	(76)
一 教条的和玄学的批评	(78)
二 印象主义批评	(79)
三 启蒙主义批评	(79)
四 历史主义批评	(80)
五 马克思主义批评	(81)
第二节 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	(82)
一 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任务	(82)
二 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性质和特点	(83)
三 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标准	(84)
四 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的素养	(87)
第八章 卢那察尔斯基的俄国文学批评史研究	(91)
第一节 18—19世纪初俄国文学批评的研究	(92)

第二节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	(97)
一 别林斯基文学批评的研究	(98)
二 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学批评的研究	(99)
三 杜勃罗留波夫文学批评的研究	(100)
第三节 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	(102)
一 普列汉诺夫文学批评的研究	(103)
二 列宁文学批评的研究	(106)
第九章 卢那察尔斯基文艺批评的社会历史维度和美学维度	(113)
第一节 卢那察尔斯基文艺批评的社会历史维度	(114)
一 阶级分析和反映论	(114)
二 起源学和功能学	(117)
三 社会历史和创作主体	(119)
第二节 卢那察尔斯基文艺批评的美学维度	(121)
第三节 卢那察尔斯基文学批评理论结构的 内在矛盾和文化根源	(125)
第十章 卢那察尔斯基文艺批评的文体特征	(132)
第一节 独特的艺术作品	(132)
一 宏观把握和精细品味的结合	(133)
二 科学性和论辩性、战斗性的结合	(135)
三 情感、形象和理性的融合	(137)
第二节 丰厚的思想艺术修养	(140)
 下编 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批评实践	
第十一章 卢那察尔斯基论俄苏文学	(147)
第一节 “艺术生产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理论的批评辨析	(147)
第二节 “复调艺术”理论的社会学阐释	(159)
第三节 艺术与现实关系的辩证解析	(166)
第四节 作家的阶级性和对阶级性的超越	(172)
第五节 政治性的文学与文学的政治性	(182)
第十二章 卢那察尔斯基论欧洲文学	(194)

第一节 在社会语境中认识文学	(195)
第二节 文学的标准中的形式	(201)
第三节 艺术个性与现实的辩证法	(204)
第四节 非文学的标准	(211)
第五节 隐含的道德立场	(215)
第六节 社会学立场上的文学史观	(223)
一 整体的文学史观	(223)
二 自觉的社会学批评理念	(226)
三 反理性主义的文化立场	(231)
余论 鲁迅与卢那察尔斯基	(241)
附录 卢那察尔斯基年表	(264)
后记	(268)

撰写分工：

程正民：导论、第1—10章、附录

王志耕：第11章第2、3节，第12章

邱运华：第11章第1、4、5节。

艾晓明：余论

导论 卢那察尔斯基其人

卢那察尔斯基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作为革命家，我们知道他是列宁的战友，苏联第一位教育人民委员（教育文化部长），领导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建设工作；作为文艺理论家和文艺批评家，我们知道鲁迅先生当年就译介了他的《艺术论》、《文艺与批评》和《文艺政策》，并指出卢那察尔斯基“是革命者，也是艺术家，批评家”^[1]，他“在现代批评界地位之重要，已可以无须多说了”^[2]。

安那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是俄国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苏联党和国家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科学院院士、文艺理论家、文艺批评家、政治家和戏剧家。他一生从事革命活动，十月革命后由列宁提名担任苏维埃政府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员（文化教育部长）。卢那察尔斯基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同卢那察尔斯基很熟悉的高尔基在给他的信中写道：“您度过了艰难而光辉的一生，做了大量的工作。长期以来，几乎是一生，您都同列宁和他的最伟大、最卓越的同志们并肩走在一起。”^[3]

卢那察尔斯基的创作遗产是博大精深的，列宁称他是一位“天赋异常丰富的人”^[4]。卢那察尔斯基一生著述范围非常广泛，涉及哲学、历史、教育、科学、外交、宗教、建筑、戏剧、美术、音乐和文学各个领域，共有四千三百多种，其中有关文艺学、美学、艺术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著述达两千多

种,收进了这些著述的《卢那察尔斯基文集》有皇皇八大卷。同时,他还写有28个剧本。他的著作被译成世界上72种文字出版。

卢那察尔斯基是不脱离革命实践和文化建设实践的理论家和批评家。真正的党性,丰富的天赋,渊博的学识,以及长期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经验,使得他能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做出重要贡献,成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文艺批评家和社会主义文化活动家。毋庸讳言,十月革命前后卢那察尔斯基在政治问题上和文化问题上有过失误,受到过列宁的批评,他的政治观点、哲学观点和美学观点的发展也经历过曲折的道路,但他从不讳言自己的失误,并且勇敢改正自己的错误。总的来看,卢那察尔斯基文艺思想中主要的、基本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部分,无疑都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的宝贵财富。

从19—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来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俄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列宁阶段。在这个阶段,卢那察尔斯基是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在俄国三大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家当中,普列汉诺夫在十月革命前逝世,沃罗夫斯基十月革命后基本上停止理论批评活动,唯有卢那察尔斯基亲身参加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参加了十月革命后的文艺理论批评实践和文学创作实践,有条件面对新的实践做出新的理论概括。因此,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发展中,卢那察尔斯基自然就成为一个需要特别加以关注的重要人物,他的理论批评遗产也就特别值得珍视。

注 释

- [1] 鲁迅:《〈艺术论〉小序》,《鲁迅译文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页。
- [2] 鲁迅:《〈奔流〉编校后记》,《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537页。
- [3] 列宁与高尔基:《通信、回忆录和文件》,莫斯科,1969年,第376页。
- [4] 高尔基:《列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第30页。

第一章 卢那察尔斯基的生平和思想发展

卢那察尔斯基的一生走过艰难而又曲折的道路,有过辉煌,有过迷误,但他始终同俄罗斯人民同命运共患难,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人民的事业,为俄国的革命和建设做出重大贡献。因此,他能充满自信和激情地说:“无论我们做过的事情中有多少渣滓和错误,我们总能以我们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而自豪,并且无所畏惧地把自己交给后代去评判,对于他们的裁决没有丝毫的怀疑。”^[1]

第一节 走上艰难的革命道路(1892—1904)

1883年普列汉诺夫等人在日内瓦建立“劳动解放社”,1895年列宁在彼得堡成立“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从此俄国解放运动由平民知识分子时期转入无产阶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进入列宁阶段,这是俄国革命的重要转折时期,卢那察尔斯基正是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走上革命道路和从事文艺理论批评活动的。

卢那察尔斯基1875年出生于乌克兰波尔塔瓦市一个开明的官员家庭。用他自己的话说,家里经常进行“革命性的和半革命性的谈论”,他从小就对俄国进步作家和思想家的著作感兴趣。

1884年生父去世,全家迁居基辅,1887—1895年卢那察尔斯基在基辅第一中学学习,在中学时代,他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和其他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七年级的时候,他参加学生秘密学习小组,并在铁路机车车辆工人和手工业者中进行革命宣传活动。为此,内务部通知司法部:“根据警察司的情报,卢那察尔斯基从1894年起就很可疑。”

1895年中学毕业后,卢那察尔斯基到瑞士苏黎士大学自然科学哲学系

学习。同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党。在大学期间,一方面受到经验批判主义即马赫主义创始人之一阿芬那留斯的影响,在他的指导下学习哲学和生物心理学,后来他说“在阿芬那留斯的课堂上、著作中和他的讲习班上,我找到了确立我的哲学世界基础的方法”^[2],甚至认为“经验批判主义是通向马克思所建立的堡垒的最好阶梯”^[3]。显然他当时没能认清马赫主义的唯心主义实质,也没能划清马赫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另一方面,在大学期间,他也同“劳动解放社”的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德建立密切的联系。他在普列汉诺夫指导下研究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在艺术史和艺术理论方面,他也从普列汉诺夫的谈话中得到很多“真正富于营养的决定性的东西”^[4]。阿克雪里罗德也关注他哲学思想的发展,批评他“把社会看作是一个不断进化的机体这种斯宾塞的观点”^[5]。值得关注的是,这两方面的情况说明马克思主义和马赫主义对卢那察尔斯基都有深刻的影响,他早期的哲学思想是充满矛盾的,这也就为以后他的思想发展出现的曲折种下了根子。

1898年卢那察尔斯基从国外回到莫斯科,积极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地下工作,重建被警察破坏的莫斯科党组织。1899年以“在工人中进行反政府的宣传”的罪名被捕,之后在莫斯科和基辅的监狱中以及俄国北方流放地卡卢加、沃洛格达和托契玛共度过六年的监禁和流放生活。在这个期间,他并没有停止自己的思考和活动,他发表文章支持列宁的《火星报》,批判民粹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发表了第一篇文学评论《莫里斯·梅特林克》(1902),出版了第一部美学著作《实证主义美学原理》(1904)。1902年,他同波格丹诺夫的妹妹安娜·亚历山大罗芙娜结婚。

第二节 同列宁并肩战斗(1904—1907)

卢那察尔斯基在国内的革命活动,以及他文章的政论天才和战斗倾向,引起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重视。1904年秋,为编辑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前进报》,列宁决定召卢那察尔斯基到日内瓦。对于他的到来,列宁非常兴奋,对他说:“如果您认为我来找您是太早了,那么,相反,我认为来得太晚了。”^[6]这样,卢那察尔斯基开始同列宁并肩战斗。卢那察尔斯基为《前进报》撰写

政论文章,同时到各处发表演说,揭露沙皇专制制度,同孟什维克机会主义展开坚决的斗争,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和列宁的器重。克鲁普斯卡娅回忆说:“阿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来到了日内瓦,我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简直抓住他不放,他们整小时整小时不停地谈论运动的前景,谈论如何进行斗争,谈论应当如何开展党的工作,把当时的工人运动推向应有的高度。阿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给我的第一个印象:他是一个战士。来到日内瓦的这个同志,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当时还不大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小组并肩站在一起,他把自己全部的天才,自己所有的力量都献给了为捍卫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而斗争的事业,献给了反对孟什维克的斗争。”^[7]她还说:“现在我们的工作沸腾起来了。来了一艘驱逐舰,它全心全意投入战斗。他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并总是得到热烈的喝采。”^[8]

1905年4月在伦敦召开的全俄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卢那察尔斯基受列宁的委托做了关于武装起义的重要报告。大会充分肯定了《前进报》在同孟什维克主义作斗争中的“革命主动性”和在阐明党的战略问题上所表现的“革命敏锐”,同时决定创办中央新的机关报——《无产者》周报。该报先后出版的26期中有16期刊登了卢那察尔斯基的文章,有的一期就多达两三篇。这些文章继续揭露孟什维克,痛斥沙皇专制制度,嘲笑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其中不少文章又被印成小册子发行。

卢那察尔斯基在列宁领导下在《前进报》和《无产者》报工作期间,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文学天才和政论天才。列宁非常珍视他的天赋、博学、敏锐和能力,同时也对他进行同志式的帮助,为他校订和修改政论,使文章更有深刻的思想和锐利的锋芒。卢那察尔斯基日后写道,日内瓦“在我的生活史上起了明显的作用”,是“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9]。

1905年夏,卢那察尔斯基因健康恶化到意大利治病休养。在这期间,他仍然出版小册子和发表文章,其中在《真理》杂志上发表的《关于艺术的对话》一文,涉及艺术和无产阶级的关系。

1905年10月,俄国发生了革命,即1905年革命,卢那察尔斯基同列宁等人立即赶回祖国。在革命风暴中,列宁紧紧抓住有巨大影响力的舆论工具,卢那察尔斯基协助他创办第一份公开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报纸——《新生活》,并在报上发表文章捍卫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号召工人武装起义,把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在这期间结识了高尔基之后,他又先后在布尔什维克报刊《浪潮报》、《前进报》和《回声报》工作,继续进行革命宣传。年底遭逮捕。1906年秋出狱后,赴斯德哥尔摩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工作,站在列宁立场上反对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

1907年秋,由于革命失败,革命活动遭到挫折,卢那察尔斯基被迫离开祖国,先后侨居意大利、巴黎、瑞士,开始十年的政治流亡生活。

第三节 革命低潮时期的迷误(1907—1912)

到国外后,1907年8月,卢那察尔斯基同列宁一起参加了在德国斯图加特召开的“第二国际”的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在党与工会问题上坚持列宁的立场,并写了《论党对工会的态度》的小册子。列宁对这本书很赞赏,他写道:“您的关于斯图加特的书我读完了,……我看,您写得非常好,全体同志对这本书也十分满意。”^[10]同年还发表了《社会民主主义艺术创作的任务》一文。

尽管卢那察尔斯基试图在革命低潮时期,在革命遭到挫折时寻找正确的立场,但他还是犯了严重的错误。1905年革命失败后,俄国进入斯托雷平的反动时期,沙皇政府疯狂镇压革命,不少人消沉、变节,修正马克思主义成为时髦,赞美变节的反动作品大量出现。高尔基曾经称1907—1917这十年是“俄国知识界历史上最丢脸和最可耻的十年”。在这股思潮的影响下,1908年,卢那察尔斯基在党内斗争中离开了列宁的革命路线和布尔什维克的行列,参加了以波格丹诺夫为首的召回派——“前进报派”,参与了该派在意大利喀普里岛和波伦亚斯所办的短期党校的教学工作。召回派要求党拒绝利用各种合法的工作形式,卢那察尔斯基不理解革命低潮时期进行合法斗争的重要性,站到了召回派一边。同时,他提出所谓的“造神说”,这种观念在《宗教和社会主义》(1908—1911)中叙述得最为充分。他主张在革命低潮时期为了把群众凝聚起来,在社会主义时代充分发挥群众的潜能,必须造出新的神。他认为人类具有集体的潜力,应当把它充分发挥出来,创造人间的奇迹。他提出要把人类的集体潜力“加以神化,给它加上荣耀的光轮,以便更强烈热爱它”^[11]。因此神“就是人类、完美的社会主义的人类”^[12],以这

个神为中心的新宗教则是“人类的宗教、劳动的宗教”^[13]。从这种观点出发,他把高尔基宣传“造神说”的小说《忏悔》,同《母亲》相提并论,甚至认为“就艺术意义而论,《忏悔》比《母亲》更高得多”^[14]。

列宁对卢那察尔斯基的迷误给予尖锐的和“同志式”的批评,他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指出:“我们决不能用作者(指卢那察尔斯基)的‘善良意图’、他的话的‘特殊含义’来为这些可耻言论辩护。”“在卢那察尔斯基的所谓‘人类最高潜在力的神化’和波格丹诺夫的所谓用心理的东西来代换整个自然界的‘普遍代换’之间有着思想上的血缘关系。这是同一种思想,不过前者主要是用美学观点来表达,而后者是用认识论观点来表达。”他的“人类最高潜力的神化”也像波格丹诺夫的经验批判主义一样颠倒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用“无限扩大了的、抽象的、神化了的、僵死的、‘一般心理的东西’来代换”客观的物质世界,因而必须同他作“同志式的斗争”^[15]。1910年在“第二国际”的哥本哈根代表大会期间,列宁又同卢那察尔斯基见面,并就“造神说”问题同他进行“长时间的谈话”,继续对他进行帮助,指出绝对不能在马克思主义和哪怕是有一点点宗教气味的东西之间架桥。

列宁对卢那察尔斯基的批评完全是“同志式”的,他始终相信他是忠于无产阶级事业的,是能克服自己的错误的。列宁用十分温暖和尊敬的语气同高尔基说起他:“他的个人主义没有那两位(指波格丹诺夫和巴扎罗夫)多。一个天赋异常丰厚的人。我对他‘有偏爱’……您知道,我很喜欢他,是一个杰出的同志!他有一种法国人的光芒。他的轻率也是法国式的,这样轻率来自他的唯美主义。”^[16]正如克鲁普茨卡娅回忆的那样,列宁对卢那察尔斯基非常好,“甚至在同前进派有分歧的时候,仍然有些偏袒他”。^[17]应当说,列宁是尽一切力量争取卢那察尔斯基,他继续请他同布尔什维克报刊《无产者》进行合作,支持他在报刊上开辟文学专栏。他说:“您珍惜《无产者》,我很高兴。必须十分珍惜……您看,不要忘记,您是党报的合作者,也别让周围的人忘记这一点。”^[18]

1911年,卢那察尔斯基来到巴黎,给一些报刊撰稿,就西方文化问题、文学和艺术的问题发表文章和进行演讲,同时在巴黎组织了俄国工人作家和诗人小组。

第四节 回到革命队伍,投入十月革命(1912—1917)

事实证明,卢那察尔斯基没有辜负列宁的期望,他在 1912 年终于脱离“前进报派”,回到布尔什维克队伍中来。1912 年,卢那察尔斯基同“前进报派”成员产生深刻分歧,促使他离开“前进报派”,卢那察尔斯基写信给列宁谈到“前进报派”分裂的问题,列宁在该信信封上写上了:“重要! 卢那察尔斯基反对阿列克辛斯基。”^[19]列宁指出卢那察尔斯基反对阿列克辛斯基的演说是“前进报派”分裂和垮台的证明。列宁在《论 A·波格丹诺夫》一文中写道:“这不过是已经由‘前进’集团的彻底瓦解证实了的事实。工人运动一复兴,这个由各种分子拼凑起来的没有一定的政治路线、不懂阶级政治和马克思主义的集团就彻底瓦解了。”^[20]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卢那察尔斯基逐渐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接近,并成为《真理报》的追随者,为《真理报》写稿。1913 年,列宁给高尔基写信说:“我非常高兴,终于发现了一条使前进派逐渐回来的道路,这就是通过他——《真理报》。”^[21]1914 年,卢那察尔斯基发表了著名的论文《论无产阶级文学的信》。

卢那察尔斯基能摆脱马赫主义和造神论,同“前进报派”决裂,最终回到列宁的立场上来,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卢那察尔斯基忠于无产阶级事业,没有更多的个人打算,于是在革命新的高潮时期又回到了布尔什维克队伍中来。二是列宁尖锐的、不妥协的批评。列宁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在具体做法上又完全是同志式的关怀和帮助。对此,卢那察尔斯基一直心怀感激,他曾说过:“大概没有列宁,我们之中不管谁都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列宁教会了我们许多东西。”^[22]

卢那察尔斯基回到布尔什维克队伍后,又同列宁站在一起积极投入革命斗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痛斥帝国主义战争是“无耻抢劫的残暴行为”,揭露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揭露“第二国际”的叛变行为,反对他们的“伪爱国主义”。

1917 年 5 月,卢那察尔斯基回到俄国,为推翻临时政府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积极投入宣传鼓动工作。5 月 22 日,他在彼得堡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发言反对克伦斯基。7 月 4 日他同斯维尔德洛夫一起在克舍辛斯基宫阳台

上向数以千计的示威者发表演说。之后被临时政府逮捕，投入监狱。出狱后又重新埋头革命工作，几乎是每天都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进行革命宣传鼓动工作。7月，他多次在群众大会发表演说，抨击临时政府内外政策，要求把一切政权交给苏维埃。8月20日，卢那察尔斯基被中央任命为布尔什维克报纸《无产者》的文学部主任。同日，被选为彼得堡市议会文化问题副主席。10月，根据卢那察尔斯基提议，在彼得堡召开无产阶级文化教育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

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卢那察尔斯基完成彼得堡革命军事委员会交给的各项任务。十月革命胜利的当天晚上，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卢那察尔斯基被选入大会主席团，宣读了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宣告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第二天，以列宁为首的工农政府成立，根据列宁提议，卢那察尔斯基进入政府，任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部长），主管全国的教育、文化、艺术和出版工作。这一决定表明卢那察尔斯基用自己的革命行动证明自己立场的转变，也表明列宁对他的信任和器重。卢那察尔斯基曾经这样写道：“我想，当列宁领导的中央委员会在十月革命之后……召我到人民委员会里来，委托我领导教育人民委员部这样在文化方面极为重要的部门。做出这样的决定是以承认我能够从我以前的全部严重错误中解脱出来为前提的。”^[23]

第五节 战斗在教育人民委员岗位上（1917—1929）

卢那察尔斯基从1917—1929年主持教育人民委员部达十二年之久，面对十月革命后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形势，他在列宁的领导下克服一切困难，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他还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从事党务、组织、宣传、军事和外交各方面的工作。

卢那察尔斯基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是十分艰难的，但他始终得到列宁的信任和支持。列宁写道：“在教育人民委员部，有两个——而且只有两个——负有特殊任务的同志，那就是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和副人民委员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前者任总的领导，……全党对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和波克罗夫斯基同志是十分了解的，当然相信他们两人在教育人民委员